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

陈忠/主编

宋言奇/副主编

空间理论与 城市秩序

——中国特色 城镇化研究报告 2010

孤独：中国城市秩序重构的心理拐点

城市失序与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的伦理建构

空间辩证法、空间正义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城市正义：城市发展的价值轴心

西方城市空间蔓延与治理研究

资本新型空间扩张的批判

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

意义世界的空间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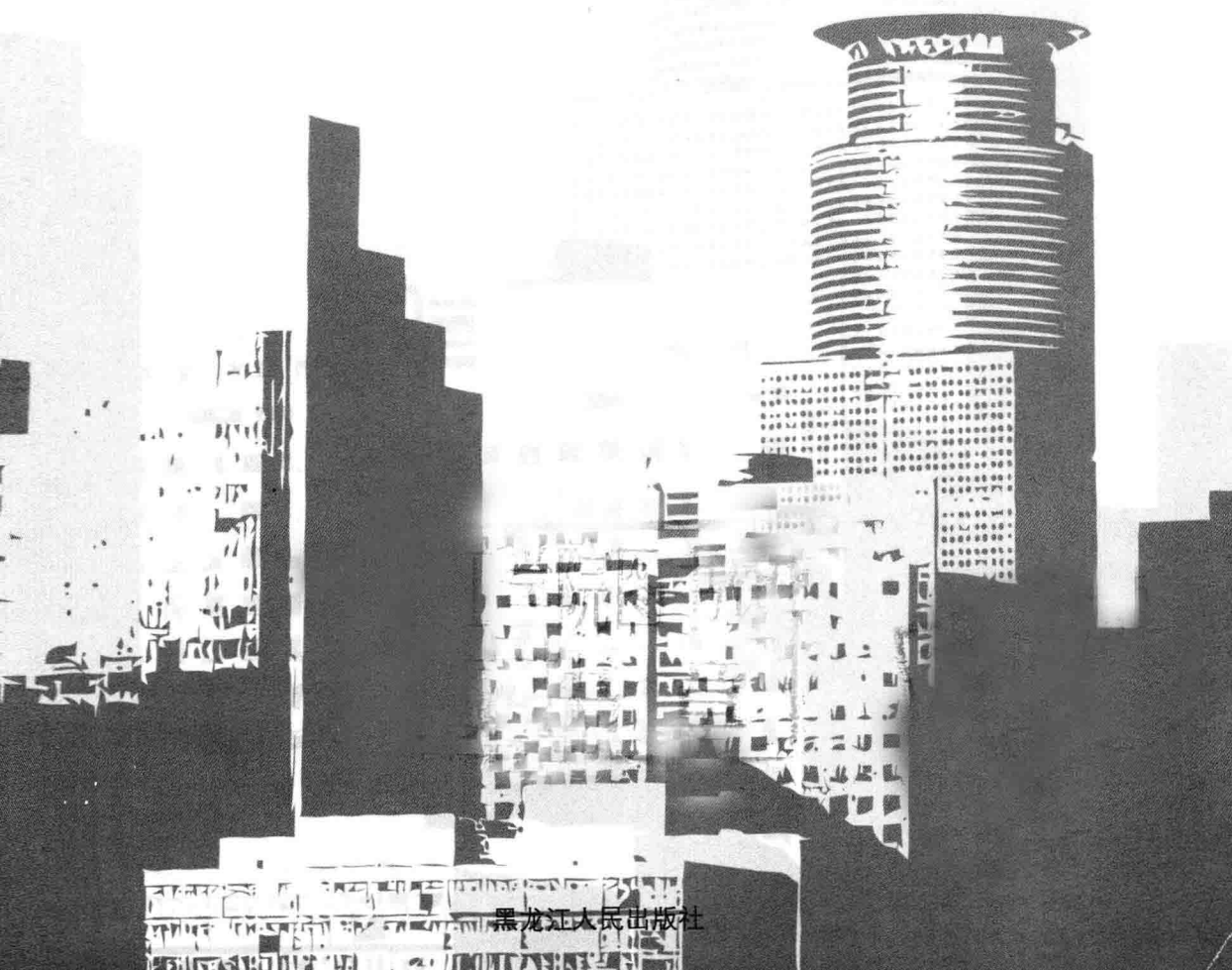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

陈忠/主编
宋言奇/副主编

空间理论与城市秩序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报告 2010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空间理论与城市秩序: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报告.
2010/陈忠主编.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9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
ISBN 978-7-207-09168-0

I. ①空... II. ①陈... III. ①城市化—研究
—中国 IV. ①F29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1386 号

责任编辑:李 珊 李智新

封面设计:语墨弘源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苏南发展研究丛书

空间理论与城市秩序

——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报告(2010)

陈 忠 主 编

宋言奇 副主编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150008)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印 刷 哈尔滨圣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1.2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9168-0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序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如何统筹城市发展与城市秩序,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一方面,城市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不管是从经济发展还是从政治发展层面看,没有城市化就没有未来中国经济运行方式与政治运行方式的深刻改变、深层合理化,人们会日益感受并认同城市化对中国发展的综合拉动或推动效应。另一方面,城市化又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快速城市化对人口、土地、资源、环境、利益、社会、心理等关系造成了深刻调整,对既有的社会秩序、管理秩序、心理秩序等形成了深刻冲击。面对不断产生的城市问题,可以说,我国目前的城市化在总体上还处于相对无序的“丛林阶段”。能否统筹推动城市发展与建构城市秩序的关系,能否尽快走出“城市丛林”,将深层影响未来中国城市社会的面貌与质量。

统筹城市发展与城市秩序,需要对城市本身进行深刻的理论把握,需要寻找、建构能够反思城市一般本质的基本理论假设。没有相对成熟、完整、获得相当范围知识认同的理论假设,也就没有真正的一般城市学,也无法对城市本身作到深层把握。概观目前的城市研究,空间理论、空间生产理论,有成为一般城市学基本假设的可能与趋势。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等对空间范畴的哲学探索、城市哲学解读,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空间范畴、空间理论透视城市本质、解答城市问题的理论张力。而诸多城市规划、管理与实践者对空间范畴的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空间范畴的可能解释力。本集中的论文对空间、空间生产、空间理论进行了一定层面的理论梳理,并对运用空间理论反思中国城市秩序问题进行了尝试。希望这种探索与浓度能够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空间、空间生产理论的理解。当然,空间生产、空间理论能否成为城市学的基本假设,还待于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有待于城市化进程的

2 空间理论与城市秩序

历史检验。

统筹城市发展与城市秩序,需要对城市秩序本身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把握。一个没有秩序的城市必定不会长久,秩序对城市运行的基础作用不仅是一个深入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感性的日常生活问题。在深层理念上,我国目前的城市发展、城市管理、城市运行等既表现出强烈的个体主义倾向,也表现出强烈的绝对控制倾向,在总体上游走于自由主义与集权主义之间,并未形成自觉、成熟、自信的城市发展深层理念。在目前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体验、感受、承担着与这种理论撕裂、理念无序相伴随的利益关系失序、道德关系失序、心理关系失序、管理关系失序等综合失序、综合痛苦。本集中的论文对如何理解与构建中国秩序进行了探索,希望这种探索有助于推动我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与探索。

在方法论上,本集论文希望实现城市基础研究与城市问题研究的双向互动。探索空间理论,其目标是探索城市研究基础理论;反思城市秩序,其目标是把握中国城市发展中的诸多真问题。面对日益突出的城市问题,不断走近的城市社会,我国的城市学研究包括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都面临着综合转型。强化理论意识、强调问题意识,真正实现理论与问题的双向互动,将深层推动我国城市研究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创新、整体进步。

陈 忠

2011年7月于苏州大学子实堂

目 录

孤独:中国城市秩序重构的心理拐点	田晓明 / 1
城市失序与当代中国城市秩序的伦理建构	陈 忠 / 16
城市正义:城市发展的价值轴心	陈 忠 / 29
空间辩证法、空间正义与集体行动的逻辑	陈 忠 / 37
美好生活:关于城市意义的批判与建构	李兰芬 / 49
空间的资本化与文化抵抗	车玉玲 / 61
城市空间生产的运作逻辑: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分析	高 峰 / 72
西方城市空间蔓延与治理研究	段进军 / 82
资本新型空间扩张的批判	段进军 胡火金 / 94
从对象到视阈:空间生产与空间批判的意义转换	
——兼论当代中国城市建构理念的空间问题	庄友刚 / 104

2 空间理论与城市秩序

空间生产与资本逻辑 庄友刚 / 115

西方空间生产理论研究的逻辑、问题与趋势

——基于唯物史观视野的考察 庄友刚 / 124

空间生产、城市正义与中国问题

——全国首届“全球空间理论与中国城市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

郑 芸 / 137

何种后现代?

——大卫·哈维对后现代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解读与建构

董 慧 / 142

当代资本的空间化实践

——大卫·哈维对城市空间动力的探寻

董 慧 / 155

意义世界的空间结构

谢 逸 / 168

孤独：中国城市秩序重构的心理拐点

□田晓明

【中文摘要】孤独是主体与对象(自然、社会、信仰)相疏离的深度心理体验,个体的孤独源于主体需要与实现可能性、主体超越意识与超越有限性之间的悲剧冲突。孤独的作用是多层面、多向度和辩证的,对城市秩序而言,孤独是建构性与消解性的统一。在现代性的作用下,孤独率先在西方成为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城市社会的普遍心理现象,在当今快速现代化的中国,城市社会的孤独不仅具有城市世界的普遍共性,其传统文化中家宗教、家信仰的抽离必然使中国的城市孤独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因此,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构建心理秩序、城市秩序的具体路径十分必要。

【关键词】孤独 现代性 城市社会 心理秩序 家宗教

作为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现象,孤独是一种深度的心理体验,其主要表征便是主体与对象相疏离而导致的一种刻骨铭心的精神空落感。在不可阻挡的现代性推进下,人类灵魂的宁静家园渐渐为时尚所擅入,芸芸众生之灵魂开始行进在浮躁无奈的无奈之中,其固有的韧性和厚度日益剥落而变得娇弱浅薄,人们的归属感与幸福感正逐步消失,孤独便日渐成为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社会的普遍心理现象。孤独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作用也是多层面、多向度的。正确认识孤独、科学理解孤独、准确把握孤独,不仅有助于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也是减轻自身精神重负的前提。将其置于中国现实背景下进行考察,对探寻、建构中国城市秩序,推动中

国城市的健康发展,意义十分深远。

一、孤独的成因及功能分析

孤独是人类对“主体与对象疏离”的深度心理体验。因此,认识和理解孤独,必须准确把握两个关键词,即“疏离”与“体验”。这种被主体疏离的对象,或是自然,或是社会,抑或还有主体自身的信仰(西方人信仰的上帝和东方人信仰的佛祖、菩萨等等),而体验则表现为人类需要关系的淡化与脱落。

“需要”是心理学的逻辑起点。从这种被淡化和脱落的人类需要关系入手抽丝剥茧,我们便可寻觅到孤独的心理成因。人类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主体的两重性决定了人类需要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人既是物(肉体)的存在又是精神的存在,人类不仅需要与外部世界发生物质交换,还要与自己的同类进行精神交流。然而,历史的悲剧正在于:物质的实现与精神的实现并不总是同步的。一般地,精神的实现往往是滞后的,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两者之间还表现出高度的反差。这种精神需要与其实现可能性之间的反差便构成了孤独第一层面的成因。在这一成因的断面上,我们可以领略到这样的心理景观:一方面,需要使人产生动机,动机直接诱发主体行为的发生,这是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另一方面,主体行为发生的结果是否满足主体需要及其需要满足程度如何必然引发主体情绪或情感的产生,这是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作为主客体活动的中介,“需要—动机—行为”所传递的作用与反作用,有时并不对等(如行为结果能否使主体的需要得到满足或满足程度如何?等等),正是这种不对等性导致了孤独的产生。

如果说,主体对客体的精神需要与其实现可能性之间的冲突是产生孤独意识第一层面的原因,那么,第二层面的原因则发源于主体的超越意识与其超越有限性之间的悲剧冲突。

在人类理性深处,隐含着一种永恒的对主体外其他事物的征服意识,这是人类根深蒂固的追求完美和寻求终极认识的渴望。然而,人类的认识每前进一步,未知的领域就扩大一步。人类越逼近目标,同时也就意味着越“远离”目标。正是这一悖论使人类产生了孤独。这种孤独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与浩瀚无边的物理世界相比,作为有限存在的主体无疑趋向于“无”。从本质上讲,人类孤独的产生正是对“无”的感受。其次,主体的思考能力有局限。主体既感到自身思想之伟大,也

时常能触摸到自身思想的疆界。虽然人类可以借助想象去领略这无限风光,但主体却无法跳出已知的具体疆界,而一切具体的都是有限的。面对无限,人类理性困惑了。确实,人类理性之伟大,恰恰在于它能认识到自身的有限和渺小。于是,孤独便产生了。^①

主体对自身的超越,首先表现为对自己同类(即他人)的超越。人们总是习惯于将自己的所得与他人的成就进行比较,并以此获得奋斗目标。现实中并不是每个人或每一次都能达到自己的目标的,即便是那些敢于怀疑以往的和现时的一切假设,使自己的思想锋芒穿透其时代各种前提的背后,从而发现世界和生活全新意义的天才人物,也是如此。因此,绝大多数人必然生活在先人的伟大阴影之中,而永远成为目标的奴隶,这无疑是痛苦的。即便人们达成了既定目标,还将受到更高目标的折磨。正如亚当·斯密所说:“没有哪一个具体的目的一旦达到了,它能使保持对它长时间的兴趣。”如果说世界上最难战胜的是自我,那么主体超越意识中最痛苦的成分莫过于对自身的超越。主体这种对自身的超越意识与其超越有限性的矛盾集中表现在对生命和死亡意义的理解上。一方面,作为一种天性,寻求有限生命的永恒意义,是人类近乎于绝望的渴求,这无疑是一对矛盾。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不同人群的认知模式及应对方式不尽相同:芸芸众生通过传宗接代这一生物学属性来实现生命意义的永恒;而天才人物则是通过著书立说、传经布道等而名垂青史。另一方面,死亡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最终形式,是人类无法挽回的结局,任何付出都无法取代或改变这一规律性事实。较之无限的历史长河,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这种有限与无限相比的结果趋无性,必然导致人类孤独意识的产生。^②

孤独的成因是复杂的,其作用也是多层面、多向度的。生活中的人们和学界大多认为孤独是一种负面的心理状态,甚至是一种心理疾病。显然,这种认识是偏颇的。在人的一生中,始终受到两种相反力量的鞭策:一种力量促使你追求友谊、爱情和任何亲近的关系,即人际需要;另一种力量则驱使你独立、自主和远离人群,即孤独需要。^③在人类众多需要中,不管采用何种标准给予排序,人际需要总有许多

① 王健:《孤独意识产生根源探析》,《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② 田晓明:《孤独:人类自我意识的暗点》,《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

③ 安东尼·斯托尔:《孤独:回归自我》,张嘤嘤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

理由被人们排名于首位。在芸芸众生看来,亲密的人际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幸福或成功之源。因此,仅仅从人际的角度来审视,孤独尤其是孤独病症有其十分客观和明显的消极成分。然而,一些天才人物的人生又似乎常与这种说法背道而驰,如笛卡儿、牛顿、康德、叔本华、尼采、维特根斯坦等。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阐述“需要层次理论”时强调其核心观点为“自我实现”,并称“自我实现人”为“理想人”。他通过对美国著名人士的调查,总结出自我实现的人应具有十五种品质,而“孤独”就是这诸多品质之核心。^①事实上,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走在人群前列的人,必将孤独。因为,孤独透视着高深的修养,孤独蕴涵着人生的精彩。感悟可以在孤独思考中得以沉淀,思想可以在孤独思量中得以升华,心门可以在孤独思绪中打开,路径可以在孤独思维中绽放光彩!从这一意义上说,孤独是积极的。

孤独,既然是一种深度的心理体验,就必然伴随着情绪和情感的发生。心理学认为,情绪是原始的,更多的是与生理需要满足与否相关联的心理活动,它是人和动物(尤其是高等动物)所共有的。在人类个体发展过程中,情绪的发生往往在先,而情感的体验产生在后,情感是个体与社会接触之后逐渐产生的。一般地说,情绪是不稳定的,具有较明显的情境性、激动性和暂时性,随着情境的改变及需要满足状况的变化,情绪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情感则不然,它是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反映和心理体验,作为个性品质的组成成分,它具有较高稳定性、深刻性和持久性。真正陷入孤独的人无疑是痛苦的,正如弗洛姆所说,人也许能够忍受诸如饥饿或压迫等各种痛苦,但却很难忍受所有痛苦中最痛苦的一种,那就是全然的孤独。只有卓越超群的人才能甘心并善于忍受这份情感,也正是这份感受才深化了人类对痛苦的理解。^②如此说来,情绪型孤独是消极的,而情感型孤独不仅是积极的,而且还是一种境界。

通过对孤独的辩证的历史研究和逻辑分析,我们认为,孤独既有浅显、世俗的消极层面,也有深刻、脱俗的积极意义。孤独的产生有其个体生理和心理因素,更有其社会与历史的作用。孤独是一种个体心理体验,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它还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① 卢盛忠:《管理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9页。

② 田晓明:《心海泛舟》,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34页。

二、现代性使孤独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西方学界习惯将人类的进化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长达几十万年的原始人类，其基本生存完全依赖于自然；第二阶段是始于公元前一万年左右的人类农业时代，农耕、群居产生了村庄和城邦，人类开始摆脱自然的束缚，改造客观世界，建设文化世界，并保持着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至公元前约一千年，中国、印度和希腊、罗马诸国几乎同时创造了惊人的高度文化；第三阶段便是工业时代（科学技术革命），这场革命始于中世纪欧洲，17 世纪在思想上构造完成，18 世纪在整个欧洲成为统辖的力量。时至 20 世纪，这种力量更为强劲，尤其最近的数十年来甚至影响着整个世界、改变了人类社会。^①

以人类孤独情感为视纲，审视人类进化的历史，我们可以领略到这样的景致：在远古，人们能自适于自身所创造的文化，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保持心灵的恬静。即便有如孔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孤独者，那也是凤毛麟角。孤独，似乎是少数社会精英的专利。在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由于宗教神权严重阻碍着科学技术发展，而被后人冠名以“黑暗的中世纪”，然而，人们的心灵并没有因为社会的“黑暗”而变得郁闷和焦躁，相反表现得异常的宁静与平和，像伽利略、哥白尼这样的少数孤独者，甚至被芸芸众生视为“另类”。

前现代社会，孤独之所以只能为少数人具有，其重要原因是由于生产水平、技术水平、劳动能力等低下，人类的主要任务是生存与繁衍，而生存与繁衍的基本社会条件是结成具体的共同体，共同面对、应对来自自然和其他群体的挑战。那个时代以哲学家为代表的社会精英更多思考的是共同体的建构、善与美德、甚至世界主义，而很少思考个体独立、个性自由。换言之，前现代社会、前工业文明，总体上还不具备发展个体思维、个体性的物质基础、社会生活条件与社会知识语境，还不具备产生广泛孤独心理的可能。孤独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其生成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社会物质生产和技术基础；其二，社会关系与社会建制条件；其三，社会知识与社会教育条件。

时至近代，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引发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从宗教桎梏中被解放出来，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成就使人享受了空前的自由，现代人几乎可以

^① 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年版，第 2 页。

随心所欲地生活在科技时代所创造的种种方便和舒适中,人类理应感到快乐和幸福。其实不然,人们的心灵却变得前所未有的浮躁而不停地抱怨和控诉。确实,“现代人卷入愈来愈唯理化的生活形态愈深,他的反映就愈加的不合理性;现代人愈是从物质的困境解脱,他愈不明白自己该做什么;现代人自由愈多,愈不知道该如何享用自由;教育系统里引进愈多的科技,真正的学习过程愈加罕见;学生愈加的投入所谓客观的学习方法,学生踏出校门时素质愈差;现代医院所用的仪器愈多,医生离他的病人愈远”^①。孤独,似乎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它已由少数个体的心理体验,渐渐演变成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理现象。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析这种人类心理现象的巨大转变。首先,现代科学技术的伟大成就“主要基于唯理式和机械式的前提,而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物质方面的不断进步,忽略了人心理和文化的需要。结果造成了现代人越来越无理性的态度来生命,导致现代人(主体)与自然、社会和上帝(信仰对象)的疏离”^②。其一,主体与自然的疏离表现为人类已经看不到自然的神秘,渐渐失去了与最高的真实相接触。迅猛发展的工业和技术,改变了现实世界和人类的生活方式,使主体的生存环境越来越远离自然。主体几乎沉浸在自身造物之中,甚至连水(自来水)、空气(受到污染的大气)、路(柏油马路)等也被烙上了自身的印记。生活在科技时代的人们,除了与自身的产品接触外几乎无以应对,甚至与内在的自我也渐渐失去了接触,只能从理性的构思和实用性观点来看待自然,与自己的产品做无意义的独白。如此,人类与自然的血缘联系被现代工业过程和都市文明强迫性地阻断了,在这新的陌生世界面前,主体的空落感便油然而生。其二,主体与社会的疏离关系集中表现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两个极端状态。一定意义上讲,这两种极端状态都是对真正人性的理解缺失。个人主义强调个体掌握一切资源,对他来说,整个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工具,人的价值全部被抹杀了;而“集体主义”则强调一切归公,个人沦为集体服务的工具,个人发展的任何机会都被无情地否认了。于是,人便成了心智囚房中的工作奴隶。^③其三,主体与信仰对象的疏离一方面表现为无限夸大和膨胀的主体意识(上帝死了,人无所不能)在遭遇经验世界无法解释的

① 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页。

② 孙志文:《现代人的焦虑和希望》,陈永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页。

③ 田晓明:《孤独:人类自我意识的暗点》,《江海学刊》2005年第4期。

问题时的种种无奈与困惑。另一方面，国家或民族发生了根本性制度变革，新的指导思想（即便是先进的和科学的）尚未根植于人民内心，同时，又颠覆性地推翻或抛弃了本土性文化传统，人们的价值观及精神世界表现出真空和虚无。

其次，孤独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与工业时代人类个体意识的全面崛起高度相关。现代性与个体理性、个体意识的成长具有同时性。个体性的成长及个体意识的觉醒，其作用是双面的。一方面，传统的神圣权力、垄断性权威受到已经启蒙、具有知识的世俗权力与普遍民众的挑战，人们作为个体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另一方面，个体也从传统的共同体中脱离，需要独自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依靠自身的努力谋生存、求发展。现代性赋予人们以自由，同时也使个体成为孤独的自我，造就了产生孤独的社会条件。

在本特利等全球史学者看来，现代性的成长过程，是人口膨胀、工业化、城市化三个因素互动的过程。“欧洲近代早期的经济扩张建立在人口迅速膨胀的基础上，”“人口的急剧增长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人口增长与急剧的城市化进程刺激了经济迅速发展”。^① 在人口增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中，人类的社会物质、社会建制等发生了重要变化。契约、制度、规则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框架，以个体权利与个体责任为导向的理性法律，代替了以整体存在为导向的习俗、道德与戒律，成为人们行动的强制性环境。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个体化的社会，个体自由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是一个体系化社会，对政府权力等体系力量的服从是社会运行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在个体自由与整体强制的张力中，当个体无法适应制度、权力等体系力量，对体系力量产生内心的拒斥与抵抗时，个体在体系社会无法实现自身的个体理想时，便会产生个体与社会的隔离，产生深刻的孤独感。从这一意义上说，孤独是现代体系世界、秩序社会的必然造物，是以个体为原点的现代性的必然衍生物。现代性，使孤独成为一种社会的常态。

需要说明的是，在本质意义上，这种日渐成为社会常态的孤独多为消极的、浅显的、世俗的情绪型孤独，而积极的、深刻的、脱俗的情感型孤独并未因科学技术的解放和发展而更加丰富，积极型孤独依然是少数天才人物的“专利”。正如雅斯贝尔斯在《大哲学家》中描述的那样，在科学技术上，人类总是一代比一代进步，但在有些哲学思想上，后面的人未必真正超过了前人。当下人类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① 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86～687页。

有些仍然是历史上的先贤(如柏拉图、孔子)所提出的。

三、孤独与城市秩序的互动

从现实来看,现代性的重要实现与传承方式是不断进行的空间生产,城市化、都市化既是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现代性的现实呈现。列斐伏尔认为,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同时性过程。一方面,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都市的问题构成,深刻地转移和改变了产生于工业化进程的问题构成”^①。索亚则在《后大都市》中写到,对人类文明来说,城市可能是一个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因素。城市的本质是人口、技术、知识等文明要素的聚集,而这种聚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城市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具有同时性,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最深刻本质。^②或许列斐伏尔、索亚的观点有些片面,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同时性却是一个历史事实。二战以来,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西方社会更是实质性地成为城市社会,中国也正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快速进入城市社会。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把现代性社会称为城市社会。

参照列斐伏尔、哈维、索亚的空间生产理论,我们认为,城市化过程也就是人们对“三维空间”进行生产的过程。一方面,城市化是人们对物质性空间的生产过程,即改造自然生态,构建建筑、道路等物性空间的过程。另一方面,在营建物质空间的过程中,人们也同时性地改变着自身的社会空间、社会关系。城市化过程,不仅是社会关系、社会空间的转换过程,同时也是人们深刻改变自身知识、信仰、文化等精神状态的过程,是人们营建其精神空间的过程。理想的城市化是物质、社会、精神这“三维空间”的同时性和谐营建。但在现实的城市化过程中,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内部及其之间往往并不和谐,并实践性的产生问题甚至断裂。这种问题与断裂是主体产生孤独感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孤独也就是城市化“三维空间”的问题与断裂在主体心理上的反映,这种心理疏离或断裂深刻根源于城市化过程中的物质空间、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心理上对疏离甚至断裂的生态关系、社会关系的被迫“认同”、无法超越或自觉持有。孤独作为城市社会的必然伴随物,与城市社会、城市秩序复杂相关,它是在城市化过程、“三度空间”生产中衍生出来,

①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

② 索亚:《后大都市》,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并由个体心理体验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即社会孤独。

从社会对心理、城市秩序对社会孤独的作用看。一方面，现代性与城市秩序是造成孤独的重要原因，城市秩序对孤独心理具有生成与强化作用。现代性的重要特点是资本逻辑、理性逻辑、财富逻辑、发展逻辑，并现实性地表现为对契约型社会规则、城市运行规则的建构，对传统前现代各类依附性社会关系与依附性社会心理的击破，使人们成为自由、独立的个体，从而形成人们日益扩大、普遍的孤独感。另一方面，重构城市秩序又是化解、解决人们孤独感的重要手段。在城市社会，人们成为依赖于自身能力、与前现代相比具有普遍孤独感的个体，但人们的社会性并未消失，人们又始终在寻找重构社会共同体、城市共同体，克服与控制孤独感的合理方式。而探索城市社会语境下新的社会建构方式，建构合理的新的城市秩序，是建构新的心理秩序，使人们克服、控制孤独感，形成新的互相依赖意识、群体感的重要方式。

从心理对社会、孤独对城市秩序的关系看。一方面，孤独对城市秩序具有建构与维护作用。造就孤独的个体是城市秩序得以建立的重要主体前提。对现代性的发展、城市秩序建构而言，城市契约的重要主体前提是人们成为相互独立、可以流动、具有一定孤独感与危机感的个体。甚至可以说，城市秩序正是由孤独的个体在相互竞争与碰撞、博弈中产生的。同时，造就孤独的、非组织化的个体，是体系力量维护城市秩序的重要手段。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由众多松散的个体构成的所谓社会，在与由少数人紧密团结构成的小团体的竞争中必然处于劣势。对现实城市秩序的维护者而言，让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相互的隔离，成为孤独的个体，将有利于城市秩序的总体稳定，这或许是现实城市空间为什么总是被体系划分为互相隔离的小型空间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孤独又对城市秩序具有一定的消解作用。城市是分离与整合的统一，城市既需要人们作为孤独的个体相互竞争，也需要人们结成具体的有机整体。特别是遭遇来自自然与外界的重大生存与竞争挑战时，结成相对紧密的共同体是人们的存在论选择。而人们的孤独状态以及社会孤独感的普遍化显然不利于共同体的有机建构，不利于人们形成必需的集体行动。

如前所述，孤独是积极与消极、建构与消解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孤独既是一种积极的建构力量，也是一种消极的消解力量。在建构的意义上，孤独是对更高秩序的一种寻求，孤独指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人与信仰的更高和

谐,孤独是建构未来更合理社会秩序的重要生长点。在消解的意义上,孤独是人们
对现实秩序、现实社会关系的拒斥,选择孤独是人们对现实城市秩序的悄然化解,
孤独的普遍化是对具体共同体的深层解构。

孤独的辩证特性,不仅体现在孤独与社会秩序的关系上,也体现在孤独与个体
的关系上。对个体的成长与发展而言,一方面,孤独是城市社会语境下个体成长的
必然,没有对孤独的体验,没有相当时间与程度的孤独,个体无法成长为具有独立
意识、独立能力的个体,孤独是人们成长的必然。另一方面,孤独又只是个体心理
特质与心理结构中的一个片断,人既有人际的需要(归属感、团队意识),也有孤独
的需要。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说,既爱群居,也爱独处。缺少归属感和团体精神,没
有共同体意识,同样不是成熟的个体。孤独是社会发展与个体成长的必然,也是社
会发展与个体成长的陷阱。如何使孤独的建构性与消解性保持合理的张力,是城
市社会重要的基础性课题。

四、城市孤独的中国特殊性

孤独是现代性、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物,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孤独最
早出现在西方。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是否步西方之后尘?不同的文化背景
是否使当代中国的社会孤独心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结论是显然的。

孤独是一个历史范畴。一方面,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现象,孤独是现代性
进程中所必然产生的特定自我指向状态、社会断裂情绪;另一方面,在现代性的不
同时期,在不同类型、范式的现代性、城市社会建构中,孤独又有其特殊性,在不
同的历史场域,孤独的内容和结构存在差异。

现代性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对中国文化来说,现代性包括了许多陌生的因
素。工业革命缘何没有在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中发生并像西方那样大规模展开,
除了缺乏发达工业的必要条件,还有更为深层的文化因素。封闭、自守的中国传统
文化更多关心的是为了在未来保存自己已有的高度成就,而缺少向世界开放的态度。
中国文化的发展路线与西方文化的演进显著不同。当现代性东进时,中国便在
措手不及中被卷入。近百年来,中国一直在艰苦地处理现代性问题。如果说现
代性使西方人痛苦有加,那么,现代性对中国的伤害似乎更加严重。无疑,当今快
速现代化的中国社会的孤独心理问题,不仅具有城市世界的一般共性,还具有强烈